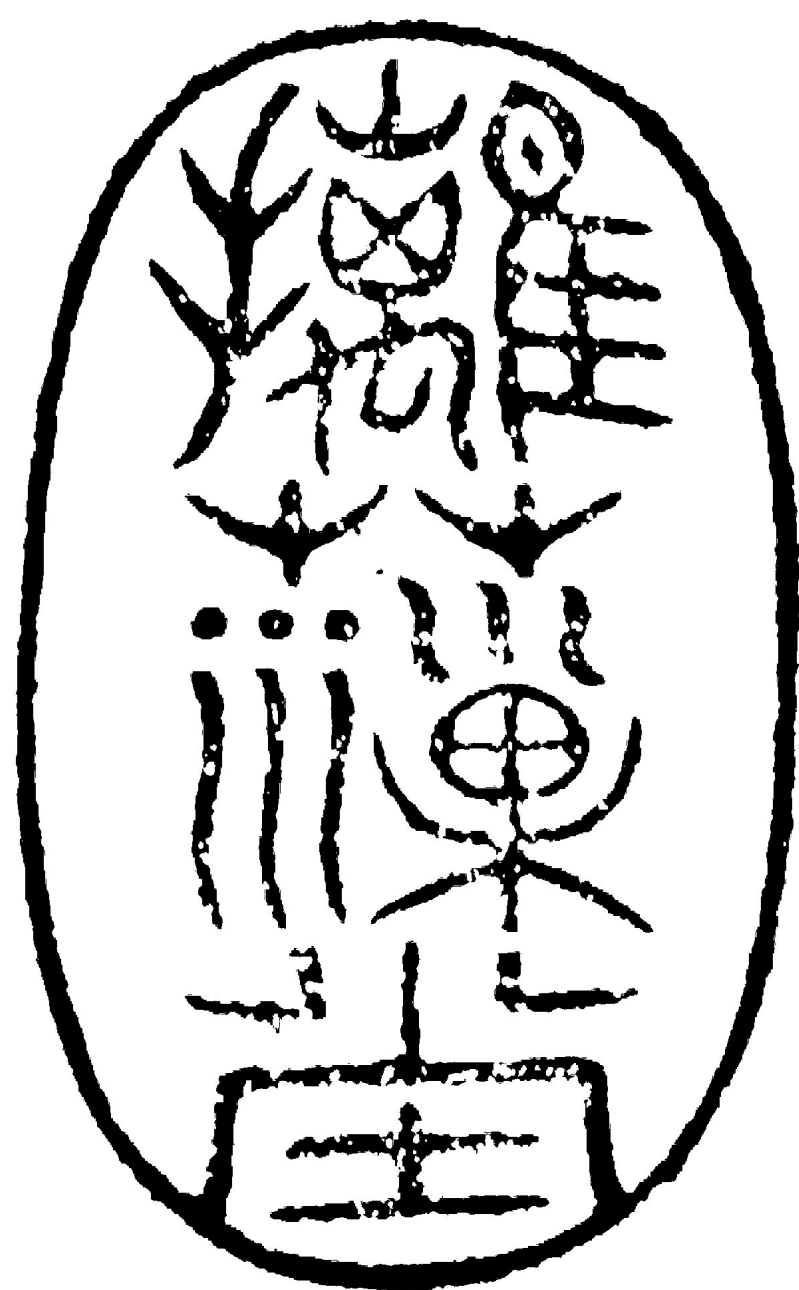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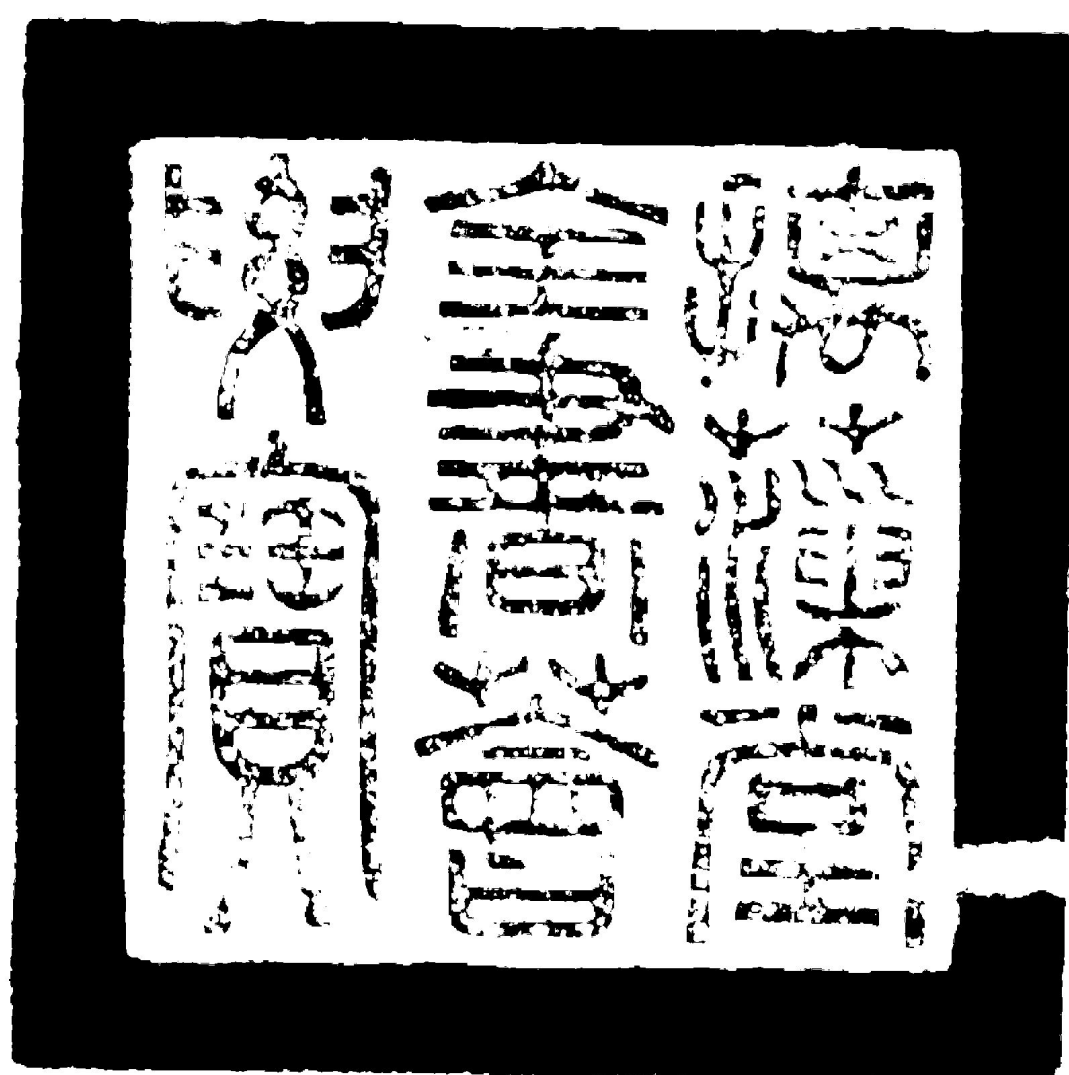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八冊
編年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御批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宋朱熹撰 尹起莘發明 劉友益書法 元汪克寬考異 王幼學集覽正誤 馮智舒質實 諸家所著各自爲書至黃仲昭始彙於逐條之下 清聖祖仁皇帝就之御批刊行	卷二十九至卷四十三下	一六八一—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四十一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九

起丁丑齊明帝建武四年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考
年盡甲申梁武帝天監三年魏宣武帝正始元年考

提要分注齊明帝作齊高祖魏宣武帝作魏世宗凡八
高祖梁武帝作梁高祖魏宣武帝作魏世宗

丁齊建武四年魏

丑太和二十一年春正月魏立子恪為太子考異 提要作魏

主立其 〇齊主殺其尚書令王晏以徐孝嗣為尚書令

初晏為世祖所寵任及齊主謀廢鬱林王晏即欣然
推奉及齊主即位晏自謂佐命新朝事多專決齊主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惡之始安王暹先勸齊主誅晏齊主曰晏於我有功
且未有罪暹先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乎

齊主默然晏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又
好與賓客屏人語齊主聞之疑晏欲反遂召晏於華

林省誅之并北中郎司馬蕭毅毅奢豪好弓馬故齊
主因事陷之鬱林王之將廢也晏從弟思遠謂晏曰

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替人如此事彼以權計相須
未知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

失後名晏曰方嗽粥不暇此事及拜驃騎謂子弟曰
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

遽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思遠知齊主意已
疑異乘間謂曰時事稍異兄亦覺不凡人多拙於自

謀而巧於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
人死者旬日而敗晏外弟阮孝緒亦知晏必敗逃匿

不見嘗食醬羹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收
人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集

覽引次即自裁之義也詳見宋明
帝泰始七年阿戎思遠小字

二月魏主如平城穆泰陸叡伏誅新興公丕以罪免死

爲民

魏主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問之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泰伏誅叡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新興公丕不樂及變衣冠至獨胡服於其間太子恂將遷洛陽丕子隆及弟超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陞北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口雖折難心頗然之至是有司奏隆超皆泰黨罪當族丕應從坐魏主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爲民殺隆超初丕及陸叡與僕射李冲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魏主賜冲烈詔曰叡之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二

何可得然猶聽自死免其孥戮丕連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又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司馬公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不然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集覽規據陞北規猶圖謀地刑政之失無此爲大馬集覽也據拒守也陞北謂陞山之北也陞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爵祿廢置殺生予奪此周禮八柄也注見漢順帝陽嘉三年刑德八柄議於槐棘之下注見漢後主建興元年

三月魏主殺其故太子恂

恂既廢頗自悔過中尉李彪表
恂復與左右謀逆魏主賜恂死

書法

魏主也恂自被廢頗知悔過中尉李彪表其

謀逆遽賜之死則殺之爲過矣故斥書主是故廢不以罪誅以其罪則趙太子章前書廢太子而後書誅廢以其罪殺不以罪則魏太子恂前書有罪廢而後書殺綱目之權衡公矣終綱目書殺太子三趙太子遼魏太子恂蜀太子元膺

魏宋王劉昶卒○魏主還洛陽

魏主至龍門遣使祀夏禹至蒲阪祀虞舜至長安遣使祀周文王武王于豐鎬遂還洛陽集覽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三

山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伊闕蒲阪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豐鎬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

秋七月魏立昭儀馮氏爲后

后欲母養太子恪
恪母高氏暴卒

八月魏主自將伐齊

魏發河北五州兵三十萬以伐齊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辭曰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笑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齊主聞有魏師遣軍主胡松助成緒陽鮑舉助成集覽陳思求而不允魏太祖弟陳思王上疏舞陰集覽求自試曰臣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魏正誤陳思今按陳思王曹植乃魏太祖質主竟不允正誤武帝操之子世祖文帝丕之弟也

寶舞陰按一統志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東魏改臨舞
縣及置期城郡隋廢郡以縣屬南陽郡唐始改臨陽
縣乾元初屬唐州五代梁初嘗以沙州徙治此宋金
皆屬唐州元初因之後省本朝復置改屬南陽府

書法
惡書伐何

氏帥楊靈珍叛魏

魏以氏帥楊靈珍為南梁州刺史靈珍舉州降齊襲
魏武興王楊集始集始官急亦降于齊魏遣李崇討
之

九月魏主攻齊南陽不克

初魏荆州刺史薛真度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
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至是引兵攻之眾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四

號百萬襲宛克之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
人孫延景數之曰卿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
致命而盡節於其讐罪一也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
偏師罪二也今鸞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宛城
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班衣戴虎
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馬俱驚台善射者
射殺之集覽張宛春秋釋例輕曰張注襲掩其
乃得免集覽張宛春秋釋例輕曰張注襲掩其

魏伐氏克武興楊靈珍奔齊質實

武興即名注見宋
文帝元嘉十九年

李崇槎山分道出氏不意表裏襲之群氏散歸靈珍
戰敗遂克武興靈珍奔還漢中齊以為武都王魏主
開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
崇也以崇為梁州刺史安集其地

冬十一月魏主圍新野遂敗齊兵于沔北

魏主至新野齊太守劉思忌拒守攻之不克築長圍
以守之韓顯宗屯諸陽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
戰破之斬其裨將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
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
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常晒之近
雖得推醜虜擒斬不多尤而效之其罪彌大魏主益
賢之齊主詔徐州刺史裴叔業救雍州叔業啓稱北
人不樂遠行惟樂抄掠若侵敵境則司雍之寇自然
分矣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女四十餘人齊主
復遣中庶子蕭衍尚書崔慧景救雍州齊將軍韓秀
方等十五將皆降於
魏魏敗齊兵於沔北

發明

魏主前此伐齊數齊主之罪師出固曰有名
既而返旆北旋不遂踏武亦可嘉矣今又無

故稱兵則非前日之比況時方興起文治而乃侵
伐不已豈其强悍之性固以殺伐為尚乎不然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五

為戎車屢駕而不知止也綱目於自將伐齊攻南
陽圍新野皆書魏主于上蓋譏之爾烏有以帝王
自處而為侵城
畧地之舉哉

十二月齊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敗之

齊將軍魯康祚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
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齊魏夾淮而軍相去十餘
里永曰南人好夜所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
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數貯火密使人於深
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
所承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大既競起不
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裴叔業侵魏楚王成萌
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成令填外塹
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
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數千

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擊其營大破之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魏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太守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質實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傳脩期耳

淮水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五年

齊以劉季連為益州刺史

曲江公遙欣好武事齊主以諸子尚幼內仗遙欣外倚后弟劉暄內弟江祐故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欣為荊州而遙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齊主惡之南郡太守劉季連密表遙欣有異迹齊主乃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卷二十九

六

季連為益州刺史使據遙欣上流以制之

高昌弒其君馬儒

是歲高昌王馬儒遣使入貢于魏求內徙魏主遣韓安保迎之割伊吾之地五百里以居儒高昌人戀土不願東遷殺儒立麴質實高昌國名按一統志本漢嘉為王復臣於柔然質實時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即唐蒲類縣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漢元帝時置塗谷即唐蒲類縣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漢元帝時置戊巳校尉屯田於前王庭以其地勢高敞遂名高昌壘壘有八城前涼張駿於交河城置高昌郡後魏初有閼伯周者始為高昌王其後麴嘉稱王於此自後魏至隋皆來貢獻唐貞觀中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及都督府開元中改金山都督府天寶初改州為交河郡領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縣初西突厥據

後王地與高昌相影響及高昌平懼而來降以其地置庭州領金滿蒲類輪臺三縣長安初置北庭都護府後俱陷於吐蕃其地有回鶻雜居故亦謂之回鶻宋初西州回鶻遣使來貢元時號輝和爾地太祖平西域置達魯噶齊監治之本朝其地名曰火州城東七十里曰柳陳城即唐柳中縣城西百里曰吐魯番即唐交河縣宣德初火州王哈克繼吐魯番萬戶賽音特穆爾柳陳城萬戶幹齊爾等俱遣使來貢至今不絕伊吾注見漢光武中元十五年

書法

外蕃書殺高昌非純夷也故特書弒綱目外蕃書弒六是高昌呂隋開皇十七年吐谷渾

十九年突厥唐貞觀十六年高麗開成四年回紇辛亥年契丹

戊齊永泰元年魏春正月魏拔新野齊沔北守將皆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卷二十九

七

城走

魏攻新野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殺之於是沔北大震湖陽諸陽戍主及南鄉太守相繼南遁舞陰戍主黃瑤起為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鸞而食之

書法

於是執齊太守劉思忌思忌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殺之則死節也其不書何惡鸞也

失身於弒逆之朝雖死節如思忌不書綱目之惡鸞甚矣

齊主殺其河東王鉉等十人集覽

鉉胡反

齊主有疾以近親寡弱而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欲盡除之以問太尉陳顯達對曰此等何足介慮以問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遙光每與齊主屏人久語畢齊主索香火鳴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

齊主疾甚暴絕遙光遂殺河東王鉅南康王子琳等
十人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鉅等已死
乃使公卿奏其罪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
南康侍讀江泌哭于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畢
去乃

二月魏人克宛三月敗齊兵于鄧城

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三月崔慧景至襄
陽河北五郡已沒慧景與蕭衍及軍主劉山陽傳法
憲等帥五千餘人進鄧城魏數萬騎奄至諸軍登
城拒守時將士蓐食輕行皆有飢懼之色慧景於南
門拔軍去諸軍不相相知相繼皆遁山陽斷後死戰且
戰且却魏兵夾路射之士卒赴溝死者相枕山陽苦
戰魏兵乃退諸軍皆還襄陽魏主去如懸瓠
衆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去如懸瓠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魏攻齊義陽齊圍魏渦陽以救之義陽圍解齊師亦潰

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齊裴叔業圍渦陽以救之
魏南兖州刺史孟表守渦陽糧盡食草木皮葉魏主
使將軍傅永劉藻高聰等救渦陽叔業進擊大破之
斬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
王肅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曰少分兵則不足制敵
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
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
楊大眼奚康生等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兵退
明日士衆奔潰魏人集覽義陽注見梁武帝太清二
追之殺傷不可勝數年渦陽縣在渦水之北故
名渦陽渦通作過音古禾反說文質實志本後魏之
過水受淮陽扶溝浪蕩渠東入淮
縣名屬譙郡以縣在渦水之北故名隋改曰淝水縣
大業中復改爲山桑縣唐改蒙城縣五代及宋俱因

之金屬壽州元屬安豐
路本朝改屬鳳陽府

魏中尉李彪免僕射李冲卒

彪家世孤微初遊代都以李冲好士傾心附之冲亦
重其才學禮遇甚厚公私汲引及爲中尉彈劾不避
貴戚魏主賢之以北汲黜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
冲稍疎之唯公坐欽秩而已無復宗敬之意冲浸
銜之及魏主南伐彪與冲及任城王澄共掌留務彪
性剛豪多所乖異數與冲爭辨形於聲色自以身爲
法官他人莫能糾劾多專恣冲不勝忿乃積其前
後過惡上表劾之請付廷尉魏主覽表歎久之曰
道固可謂溢矣而僕射亦爲滿也有司處彪大辟魏
主宥之除名而已冲雅性溫厚及收彪之際瞋目大
呼投折几案詈辱肆口遂發病荒悖言語錯謬不
能療或以爲肝裂旬餘而卒魏主哭之悲不自勝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勤敏強力久處要劇終日視事未嘗厭倦纔四十而
髮白兄弟四母少多忿競及冲貴祿賜與共之更成
敦睦然多援引族姻私以官爵集覽留務留守之事
一家歲祿萬匹人以此少之
少之輕
之曰少

魏以彭城王勰爲宗師

魏以勰爲宗師使督察
宗室有不率教者以聞

夏四月齊大司馬王敬則反會稽至曲阿敗死

齊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
安齊主外雖禮之而內實相疑聞其衰老且居內地
故得少寬敬則世子仲雄善琴齊主以蔡邕焦尾琴
借之仲雄作懊惱歌曰常歎負情儂即今果行許又

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齊主愈猜愧會疾病乃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防敬則敬則聞之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甌金甌謂鳩也徐州行事謝眺敬則子壻也敬則子幼隆遣人告之眺執其使以聞敬則五官王公林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不應召山陰令王詢問發丁可得幾人詢稱縣丁悍不可集敬則怒將出斬之公林又諫曰凡事皆可悔惟此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我作事何關汝小子遂舉兵反前中書令何胤隱居若邪山敬則欲劫以為尚書令長史王弄璋等諫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名賢事必不濟乃止胤尚之孫也敬則以奉南康侯子恪為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遂勸齊主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入宮孩幼者與乳母俱入須臾更盡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而齊主眠不起

以功遷吏部郎三讓不許中書疑眺官未及讓祭酒沈約曰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謝今所讓又別有意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邪邪集覽焦尾琴吳人眺妻常懷刃欲刺眺眺不敢相見集覽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故名慎懷歌慎懷音與農琴歌名謂慎慙而復慙懷也大宋重修廣韻注慎懷悅也慎音農我也吳人語敬則五官王敬則之屬官王公林也為詹事五官官詎不官猶稱官人詎不猶言豈不若邪山注見漢桓帝延熹四年自歸漢書鼂錯入官自歸注自歸帝前首露檀公三十六策正誤敬則五官今走為上策此譏檀道濟避魏之語正誤按自晉以來諸郎有五官掾懷歌今按慎懷歌俗間訛之曲見晉書樂志何超音義慎為浩切懷奴浩切與慎同質實武進按一統志三國魏之縣名屬吳郡晉太康初別置武進縣於丹陽之東境太興初於武進

僑置南蘭陵郡梁天監中改為蘭陵縣屬南蘭陵郡隋省入曲阿屬江都郡唐武德中復置武進縣貞觀中省入晉陵垂拱初復置五代楊吳時徙治郡城與晉陵俱為附郭縣宋元俱仍舊本朝以晉陵縣省入改屬常州府曲阿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晉陵晉之縣名屬晉陵郡宋齊梁陳皆因之隋初屬毘陵郡後屬常州唐宋仍舊元屬常州路本朝省入武進縣為常州府治所今為公館在焉

書法則網目惡鸞則敬則曷為以反書道成哉逆敬則則不可予也然則敬則實斬其不書伏誅何所以微示惡鸞之意也

發明敬則高武舊將當蕭鸞弑逆之時不能討之乃俛首事賊既受其大司馬之命矣又復舉兵何哉以反書之敗死宜矣

秋七月魏省官拔費用以給軍賞

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俸親恤裨軍國之用
魏主乃詔損皇后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
恤亦減半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書法特筆

齊以蕭衍為雍州刺史○齊主鸞殂太子寶卷立

齊主性情多慮簡於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正觀每
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秘之至
是殂遺詔以徐孝嗣為尚書令沈文季江祐為僕射
江祀為侍中劉暄為衛尉軍政事委陳太尉衆事委
孝嗣選先坦之江祐大事與文季祀暄參懷心齊之
任可委劉暄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寶卷即位惡靈柩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十三

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
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俯仰憤脫寶卷輟哭

大笑謂左右曰集覽秃鸞詩白華有鸞在梁注正誤
秃鸞啼來乎以其頭秃而頸長也豈為性貪惡哉

秃鸞今按齊主寶卷見羊闡入臨脫憤無髮故笑曰
秃鸞啼來乎以其頭秃而頸長也豈為性貪惡哉

八月高車叛魏九月魏主引兵還討降之考異

提要主下有自

齊二字討當作擊

魏發高車兵南伐高車憚遠役奉袁統樹者為主相
帥北叛魏主遣將軍宇文福討之大敗而還更命將
軍江陽王繼討之尋聞齊高宗殂下詔稱禮不伐喪
引兵還北伐高車會得疾甚篤彭城王勰內侍醫藥
外總軍國之務遠近肅然人無異議又密為壇於汝
水之濱告天地及顯祖乞以身代魏主疾有間十一

月至鄴江陽王繼上言高車頑昧避役逃遁若悉追
戮恐遂擾亂請遣使推檢斬魁首一人餘加慰撫若

悔悟從役即令赴軍從之於是叛者往往自歸繼先
遣人慰諭樹者樹者亡入柔然尋自悔相帥出降魏

主善之曰江陽可集覽高車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
大任也遂班師六年汝水注見晉帝奕太和

四年乞以身代昔周武王有疾周公請命三王乞以
身代其死即此疾有間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三年稍

間

已齊主寶卷永元元年春正月齊遣太尉陳顯達帥師
卯魏太和二十三年

侵魏

顯達督將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擊魏
欲復雍州諸即魏遣將軍元英拒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十三

書法

於是齊主鸞殂矣亦書侵
何寶卷固不足以言伐也

魏主還洛陽

魏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對曰
聖化日新魏主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

襖何謂日新對曰若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
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若耶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

魏后馮氏有罪退處後宮

魏主連年在外馮后私於宦官高菩薩魏主還洛收
菩薩等案問具伏以文明太后故不忍廢賜后辭訣
入居後宮諸嬪御奉之猶如后禮惟命太子不復朝
謁而已初馮熙以太后兄尚公主生三女二為皇后
一為昭儀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熙為太保子誕
為司徒脩為侍中聿為黃門郎侍郎崔光嘗謂聿曰

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君無故詛我何也光
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
可不慎後歲餘脩以罪黜誕熙
卒坐后廢聿亦擯棄焉氏遂衰

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二月齊師取魏馬園南鄉三

月魏主自將禦之齊師敗績質實馬園名

齊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園城四十日城
中食盡突圍走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
追又遣軍進擊南鄉拔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
侵擾不親行無以制之遂發洛陽崔慧景攻魏順陽
魏主遣將軍慕容平城救之時魏主久疾彭城王勰
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飲食必先嘗而後進
遂首垢面衣不解帶魏主以總為都督中外諸軍事
總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十四

要臣得專心醫藥魏主曰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
軍保社稷者皆憑於汝何容更請人乎命廣陽王嘉
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以烏布幔盛顯達數
人擔之問道南走魏收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
漢水而還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也軍入
均口馮道根曰均均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
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鄴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
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
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眾賴以全顯達
素有威名至是大損御史奏免顯達官不許更以為
江州刺史崔慧景集覽均均口史始釋父曰均均皆
亦棄順陽走還均均口史始釋父曰均均皆
水名均市若反陂名在宋地均字本均並音釣水
出折縣北山入河案漢地志川水東來折入均水今
均州因均水為名均質實六軍周禮天子六軍蓋禁
均口在襄陽之西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蓋禁

旅之名也漢水按一統志源出隴西郡岷山由漢
中府流經鄠縣均州光化縣至襄陽府城北又東南
經宜城縣抵安陸州至大別山入於江其水因地而
名曰漾曰汭曰漢曰滄浪蓋總名為漢別言之則有
四耳均口注見晉穆帝永和十年鄴城梁之郡名治
陰城縣即秦之鄠縣漢封蕭何於此後周廢入陰城
縣故城在襄陽府光
化縣東北漢江上

夏四月魏主宏殂于穀塘原后馮氏伏誅太子恪立

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總曰吾病殆必不
起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惟在於汝霍子孟
諸葛孔明以至親久參機要顧托况汝親賢可不勉之
泣曰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海內莫及今復
任以元宰總握機政震主之聲取罪必矣陛下愛臣
更為未盡始終之美魏主默然久之乃手詔太子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十五

汝叔父總清規懋德松竹為心吾百年後其聽總辭
蟬冕遂其冲挹之性又謂總曰後宮久乖陰德吾死
後可賜自盡塋以後禮遂以北海王詳為司空王肅
為尚書令廣陽王嘉為左僕射宋弁為吏部尚書與
太尉禧僕射澄六人輔政四月殂于穀塘原高祖友
愛諸弟始終無間嘗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
孫邂逅不肖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之
勿為他人有也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
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
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嚴於大臣無
所容貸然人有小過常多闕畧郊廟之祭未嘗不親
其禮每出巡遊有司奏脩道路輒曰粗脩橋梁通車
馬而已勿去草剗令平也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
士卒無得踐傷粟稻或伐民樹皆留絹償之宮室非
不得已不脩衣冠浣濯而服之鞍勒鐵木而已幼多
力善射及年十五遂不復改獵常謂史官曰時事不

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已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
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邳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
以陳顯連去尚未遠秘不發喪徒御卧與勰出入神
色無異遣使奉詔徵太子密以凶問告留守于烈烈
處分行臺舉止無變太子至魯陽遇梓宮乃發喪即
位以遺詔賜焉后死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密防
之而勰推誠盡禮卒無間隙咸陽王禧至謂勰曰汝
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
夷險彦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等聞焉后死相謂
曰設無遺詔亦當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
殺我集覽霍子孟諸葛孔明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
華耶集覽蟬冕注見高帝建元二年魯陽注見漢靈
帝初平元年彦和彭
城王勰自稱其字

書法 於是太子發喪即位始以遺詔賜焉氏死此
其先書伏誅何所以著魏主之意也不先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十六

伏誅則是太子殺之矣是故著魏主之意則先書
后馮氏伏誅而後書太子恪立著漢主之意則先
書杜重威伏誅而後書漢主承祐立終綱目后書
伏誅二魏焉后唐韋后賀善贊曰孝文在位二十
九年綱目書其善政二十五已親政居十三自居
喪外書禮樂之事二十八而書始者七已親政居
二十書崇先聖興學校之事八已親政居其五至
祠孔子綱目特以如魯城書之與書過書至書進
至者又異矣故
諡之曰文宜哉
發明 孝文魏之賢主所失者用兵不息爾馬圈之
陷豈無將臣可遣而必親行耶不終于正寢
而終于穀塘原書
之于冊亦可惜也

魏以彭城王勰為驃騎大將軍都督冀定七州軍事

魏主恪欲以彭城王勰為相勰屢陳遺旨請遂素懷
魏主對之悲慟勰懇請不已乃以為定州刺史猶固
辭不許
乃之官

魏僕射任城王澄免

澄以王肅爵族而位加已上
誣以謀叛案驗不實坐免

魏主追尊其母高氏為后

魏主追尊皇妣高氏為文昭皇后配享高祖封后
兄肇為平原公顯為澄城公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秋八月齊主殺其僕射江祐侍中江祀始安王遙光起

兵東城右將軍蕭坦之討平之質實 東城注見漢
高帝五年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十七

齊主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及即位不與朝
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教等是時揚州
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
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
雍州刺史史蕭衍聞之謂張弘策曰六貴同朝勢必相
圖亂將作矣乃密脩武備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竹
木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時衍兄懿罷益州還行郢
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六貴比肩爭權相圖主上媒
近左右慄慄忍虐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為
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為禍階蕭坦之忌
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祐無斷劉暄闇弱一朝
禍發中外土崩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
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
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
二州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
也勿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懿不從齊主稍欲行意

而江祐執制堅確左右法珍等亦每為所裁折無
不切齒祐以齊主失德寢彰議廢之而立江夏王寶
主劉暄嘗為寶立郢州行事執事過刻寶主恚曰舅
殊無渭陽情暄由是忌寶主不同祐議謀於始安王
暹光暹光自以年長意欲自取以徵旨動祐祀亦以
少主難保勸祐立暹光祐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
時居喪起復謂祐曰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
若復為此恐復四方瓦解也遂還宅行喪暹光遣所親
劉渢致意於謝朓欲引以為黨朓不答項之暹光始
朓兼衛尉朓懼即以其謀告左興盛又說劉暄曰始
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
人耳暄馳告暹光及祐收朓付廷尉死獄中暄又以
暹光若立則己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祐議故祐遲疑
久不決暹光大怒遣左右刺暄暄覺之遂發祐謀齊
主收祐祀殺之自是無所忌憚益自恣日夜與近習
於後堂鼓叫戲馬常以五更就寢日晡乃起臺閣案

奏閱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五省黃葉皆為官者
裏魚肉還家暹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逖欣
密謀舉兵將發而逖欣卒江祐誅暹光懼陽狂稱疾
不復入臺謀舉兵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
冶出囚於尚方取仗將軍坦歷生說逖光夜攻臺燒
城門逖光孤疑不敢出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屯衛宮
城蕭坦之率臺軍討逖光逖光遣歷生出戰臺軍屢
敗逖光誅議蕭暢潛出詣臺自歸衆情大沮坦歷生
出戰因棄稍降至夜城潰逖光扶稍牀下軍人集覽
牽出斬之以孝嗣為司空文季坦之為僕射
御力應教執捉刀戟以為儀衛聽應教令之人沈之
檀溪沈去聲投之水中也明年取出以裝艦檀溪在
襄陽府襄陽縣西南又在隨州隨縣案郡縣志云三
國漢先主乘的顯馬西走至檀溪一躍而過即此趙
王倫晉宣帝第九子名倫封趙王後篡位遷惠帝於
金墉城聽人穿鼻漢書注穿鼻者控制之義也渭陽

情注見漢章帝建初八年居喪起復父母之喪三年
不從政若事急則奪其哀毀之情彊起令復視事也
石林過庭錄云至和間富鄭公曰韓魏公嘗與臣論
起復不是朝廷好事又注見五代晉主重貴開運元
年渢房戎反扶匍扶本作匍手行也匍本作伏言伏
地也詩谷風凡民有喪匍匍救之記檀弓作扶服救
之鄭玄云扶服並如字又扶音蒲服音匍實檀溪按
蒲北反又孔子問居作匍匍音並同
在襄陽府西四里漢昭烈乘的顯西走至此溪一躍
而過梁武帝鎮荊州潛造器械伐竹木沈檀溪為舟
裝之備即此
處今已涸

書法

祐祀暹光謀廢主則反也書殺書起兵何惡寶
次志欲自立予之是亂未已也是故書起兵所以
示為人主者之戒書討所以正為人臣者之分

發明

上書殺僕射江祐侍中江祀則見齊主之失
德故下書暹光起兵不書其反然而不免書
討者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暹光助桀為虐凡蕭鸞
猜忌忍虐濫殺諸王皆暹光贊成之卒亦不保其
身是豈果
無天道邪

魏南徐州刺史沈陵犇齊

魏徐州刺史京兆王愉年少軍府事皆決於長史盧淵
淵知南徐州刺史沈陵將叛數諸城潛為之備屢以表聞
朝廷不聽陵遂殺將佐帥宿豫之衆犇齊濟淮諸戍
以有備得全郡縣捕送陵黨淵撫而赦之衆心乃安

閏月齊主殺其僕射蕭坦之領軍劉暄

江祐等既敗齊主左右捉刀應教之徒皆恣橫用事
時人謂之刀教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至

是齊主遣兵圍其宅而殺之如法珍等謂劉暄有異志齊主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問徐世擣曰明帝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邪遂亦殺之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齊主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齊主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集覽世擣匹治反不疑於是大臣人人莫敢自保隆昌事廢帝昭業隆昌元年即明帝建正誤隆昌事今按齊主昭武元年也蕭鸞殺昭業業即位改元隆昌與何盾謀誅蕭鸞盾依違諫說齊主意復止是年七月遂為鸞所弑故鸞戒其子寶卷言作事不可在人後九月魏主謁長陵實寶長陵按一統志魏文帝陵也在汝寧府汝州東南大龍山顛欲引白衣吳人茹皓同車皓奮衣將登給事黃門侍郎元匡進諫魏主推之使下皓失色而退

冬十月齊主殺其司空徐孝嗣將軍沈文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卷二十九

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中郎將許準為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須齊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沈文季自託老疾不預朝權侍中沈昭略謂之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至是齊主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使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

十二月齊太尉陳顯達舉兵襲建康敗死

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導從鹵簿止用羸小者數十人及齊主立顯達彌不樂在達康得江州甚喜有疾不治既而自愈聞齊主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乃舉兵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齊主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為主齊主以崔慧景為平南將軍督諸軍擊

顯達將軍胡松據梁山左與盛屯杜婁宅十二月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建康震恐與盛帥諸軍拒之顯達潛軍夜渡襲宮城不克退走臺軍追斬之庾弘遠被執臨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為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其子子曜抱父乞代并殺之齊主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犯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輒不言定所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幘橫路士民驚震啼號塞道四民廢業推蘇路斷吉凶失時乳婦寄產或與病棄尸不得殯葬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能去因剖其腹視其男女又好擔幘侍御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嘗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稍急裝縛袴乘馬集覽婁宅晉成恭杜皇后母裴氏第驅馳畧不暇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卷二十九

子路結纓徐廣曰尸子曰子路下之野人也衛靈公太子蒯聵有過出奔及靈公卒太子之子輒立是為出公後蒯聵作亂攻出公石乞壺縶攻子路擊斷其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顏師古曰組之小者曰纓纓冠繫也繞於項下以維其冠樵蘇注見漢後主建興八年好擔幘好愛擔荷幘幘也本紀曰有白虎幘高一丈五尺齊主嘗於藍質實梁山統志在和州城南七十五里俯瞰大江與博望山對峙如門亦謂之天門山

發明

蕭坦之有討平遙光之功劉暄元舅徐孝嗣沈文季大臣皆無罪見殺故顯達書舉兵而不書反是皆權其輕重者也惟惡寶卷之不道而欲正之也是以書法如此

魏以郭祚為吏部尚書

王肅為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各
有二侍中郭祚兼吏部尚書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
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所下筆曰此人便
已貴矣人以其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庚齊永元二年魏世宗春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
辰宣武帝恪景明元年

壽陽叛降于魏魏遣司徒彭城王勰鎮之

叔業聞齊主數誅大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
衍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
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群小用事豈能及遠唯應
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直出橫
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
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叔
業沈疑未決乃遣子芬之入魏可建康為質亦遣信詣魏
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真度勸其早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二十三

降叔業遂遣使奉表降魏魏遣驃騎大將軍彭城王
勰將軍王肅帥步騎十萬赴之復以彭城王勰為司
徒領揚州刺史鎮集覽橫江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
壽陽叔業尋卒

曰壽州唐改壽春郡宋陞壽春府後質實橫江按一
改安豐軍治壽春縣今改為下蔡

州城東南二十五里直江南采石渡處壽陽東晉之
郡名治壽春縣元魏改置揚州梁改豫州東魏北齊

復為揚州陳為豫州後周又為揚州皆治於此隋初
置壽州後改淮南郡唐為壽州天寶初改壽春郡乾

元初復為壽州五代唐為順化軍南唐改清淮軍宋
置壽春府後改安豐軍元置安豐路本朝改為壽州

以壽春縣省
入屬鳳陽府

書法

寶卷之世反不書反據遙光陳顯達崔慧景
此其書叛何無匡國之心而挈地以與人則

已叛而
矣

三月齊巴西亂討平之○魏敗齊師于壽陽遂取合肥

建安質實

合肥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四年廬江郡
建安軍名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迎鑒鎮

齊豫州刺史蕭懿遣司馬陳伯之等沂淮而上以逼
壽陽魏彭城王勰王肅擊大破之進攻合肥擒齊將

李叔獻統軍宇文福言於勰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
要衝得之則義陽易圖不得則壽陽難保懿然之使

福攻建安
建安降

夏四月齊遣將軍崔慧景將兵討壽陽慧景還兵奉江

夏王寶玄逼建康兵敗皆死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二十三

齊主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自出送之
召慧景單騎而進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既出喜甚過

廣陵數十里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
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

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
廣陵司馬崔恭祖納之齊主遣左興盛督諸軍以討

之慧景濟江遣使奉江夏王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
而密與相應分部軍衆隨慧景向建康攻竹里拔之

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
惟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

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譟臨城臺軍驚散宮
門閉慧景引衆圍之左興盛走逃淮者慧景擒殺之

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岷齊主遣密使告之懿
方食投箸而起自采石濟江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

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不從至是請擊懿軍又不許
獨遣崔覺將數千人度南岸戰敗恭祖掠得東宮女

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念恨詣城降衆心離壞慧景將
腹心數人潛去從者於道稍散爲人所殺寶玄逃亡
數日乃出齊主之初慧景欲交處士何點點不顧
及圓建康逼召點點往赴之日談佛義不及軍事慧
景敗齊主欲殺點點曰點點若止點點共講未易集
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齊主乃止點點之兄也

覽小岷山在安豐六安縣以鄉反所寶竹里按一統
有大岷山故名小岷岷胡典反所寶志山名在應

天府句容縣北六十里塗甚傾險號爲翻車岷蔣山
在應天府東北山周迴六十里漢秣陵尉蔣子文逐
盜死於此故名龍尾山名在應天府句容縣東南四
十五里大茅峯之東隱然而高狀若龍尾近南與疊
玉山相連小岷山名在和州含山縣北二十里舊名
昭關兩山峙立爲廬濠往來之衝其口險隘可守禦
宋紹興間張浚因山築
城置水櫃遏金人於此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二十四

書法

反也書還兵何惡寶卷也於是蕭懿聞難投
箸而起將兵濟江遂敗崔覺則狗國也苟爲

不書惡寶卷也是故惡寶則劉思忌之死難不書
惡寶卷則蕭懿之狗國不書綱目於寶卷之世多
特筆爲人君
者可以鑒矣

齊以蕭懿爲尚書令○齊曲赦建康徐兗

先是崔慧景既平詔赦其黨而嬖倖用事誣富家爲
賊黨殺而籍其貲或謂中書舍人王坦之曰赦書無
信人情大惡坦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而嬖
倖貪虐如初是時齊主所寵左右凡三十二人黃門
十人直閣徐世擲素被委任其黨茹法珍梅蟲兒等
與之爭權譖殺之自是二人用事並爲外監口稱詔
敕王坦之專掌文翰與相唇齒齊主呼所幸潘貴妃
父寶慶及法珍爲阿丈蟲兒及營兵俞靈韻爲阿兄

數往諸刀敕家遊宴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
延及親鄰皆盡殺其男口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
張子最有寵參預朝政坦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
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
莫不懼集覽坦之坦音呼遠反諸刀敕家注見去年
息焉

秋八月齊攻魏壽陽魏人擊敗之遂取淮南地

初齊將軍陳伯之再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汝陰
太守傅永將郡兵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
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直南趣淮夜進入城
勰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得見不意卿能
至也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旨
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於城外至
淮南遂入于魏魏主召勰還以王肅爲揚州刺史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二十五

覽

汝陰春秋胡子國秦滅楚爲潁川郡地兩漢爲汝
南郡之汝陰也今潁州是淮口淮水之口在淮安

州宋樂史寰宇記曰今公路浦即淮口也袁術過此
因改名馬水經注云淮水在山陽北五里肥口肥水
之口廬江四辨曰水出合肥西北雞鳴山北流二十
里分爲二其一東南流入巢湖其一西北流出壽春

而投質實

汝陰按一統志漢之縣名屬汝南郡曹魏
置郡隋初廢大業初復置唐初置信州尋改潁州天

寶初改汝陰郡乾元初復爲潁州五代因之宋置順
昌軍政和中改順昌府治汝陰縣金復爲潁州元屬
汝寧府本朝因之改屬鳳陽府淮口淮水之口也
發源自桐柏山入潁上縣界至壽州西北合肥水至
懷遠縣合渦水東流歷鳳陽府北境又東北入泗州
至清河口會泗水東入于海肥口肥水之口也在廬
州府城南七十五里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分爲